

# 贵重的旧西服

□蔡志龙

妻子整理衣柜的时候,无意中翻出了一件旧西服。抚摸着西服上带着岁月沧桑的纹理,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以往的岁月。

30多年前,当我把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母亲看时,母亲在欢喜之余,目光落在了我身上的破旧衣服上。那时上师范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,每月还补助生活费。母亲卖了两担谷子,扯来布料,拿到镇上请最好的裁缝师傅给我做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西服,共花了80多元钱。开学那天,母亲拿出崭新的西服让我穿上,并不住地夸赞,说我一点儿也不比城里的娃差。开始我还有点扭扭捏捏,很不习惯。母亲让我照照镜子,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感觉笔挺的西服穿在身上确实精神焕发,神采飞扬。

那套西服是我家最贵重的衣服了,平时我把它叠好

放在箱子里。在学校,只有参加重要活动时才穿。寒假回家,穿着西服的我站在乡亲们中间,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。嫂子称赞我说,看着又体面又有文化,将来不愁找不到好媳妇,母亲听了笑得合不拢嘴。没过几天,邻居大婶急急地来到我家,跟母亲嘀嘀咕咕耳语了一阵,又匆匆走了。我奇怪地问啥事儿,母亲瞅了瞅我身上的衣服,叹了口气说:“她儿子明天去相亲,想借你的西服撑撑门面。”我听后,立即脱下衣服让母亲送过去。

到了傍晚,他们母子俩来我家,欢天喜地说亲事成了,多亏了我的西服。大婶还说等儿子结婚那天,让他多敬我母亲一杯。不过,从定亲到结婚还有些日子,三门六礼总要出出场,衣服还要再穿些日子。好事做到底嘛,我痛快地答应了。

此头一开,但凡伙伴们相亲或出门办大事儿,都向我借西服。看着自己的衣服穿在别人身上风风光光,特别是

成就了一桩桩美事,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一套西服,让乡邻们的感情更加融洽了,也圆了不少人的梦想,在偏远的乡村倒成了一段佳话。

说来有趣,到了自己真正相亲的时候,我还是穿着那套西服。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,衣服洗得有些掉色。可是我还是坚信凭自己的学识人品,应该会成功过关的。“那天,你穿的那件西服很帅气,人显得很有气质,有品位,懂规矩。我妈看了很高兴,认为穿着稳重得体的人,过日子不会飘到半天云里去。”婚后,妻子半真半假地打趣说。我听了,暗自得意又庆幸不已。

时光流逝,那件旧西服,渐渐隐入尘烟。它散发着人世间真挚淳朴的乡情和人性的光芒,陪伴我从懵懂少年走向成熟睿智的中年,见证了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,尽管它落满时光的尘埃,却积淀着岁月的沉香,依然静好如初。

## 母亲的白米粥

□汪小科

在我记忆中,母亲熬粥的样子是极美的。

她总是细致地剔去米里的杂物,用心淘洗。再将洁白的米粒静静地泡在清水中,小火慢熬。渐渐地,米粒在热水中舒展开身子,轻柔地翻滚。待屋内弥漫着淡淡的香味,母亲的身姿在袅袅的炊烟中更加轻盈,面容也在柔和的光线下更显娇美。

我总是问母亲,为什么会熬出这么香的白米粥?“因为这里面有你喜欢的味道呀!”母亲笑着说。看着母亲眉开眼笑的样子,我还未吃到粥,心就已暖透。

每当夕阳的余晖散去,我将暮色折进书页,母亲便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过来。嗅到母亲做的粥清香四溢,我就会忍不住尝一口,随后满嘴都是绵、软、滑,入口即化的感觉。那纯净的味道和口感在嘴角蔓延,满是藏不住的幸福。

当我写作业遇到难题,心情烦躁时,母亲也会递给我一碗白米粥。我只需抿一口,那谷香浓郁的滋味便会使我心安体舒,气定神闲。继续品尝,更觉清淡适口,回味绵长,我便感觉到了母亲那满满的慈爱。

到了中学时期,我开始住校,尽管学校的伙食不错,母亲还是会不时地为我熬粥送到学校。记得有一次,天空下起了大雨,听说母亲要来给我送粥,我立

刻跑到校门口去迎接。等了许久没见到她的身影,就在我失落而归时,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叫住我。我转身望去,只见母亲正冒着雨缓慢地向我走来……

母亲将一盅热粥递给我后,还没等我开口,“刚熬好的粥,你回去趁热吃!”她就先说话了,然后她捋了捋湿漉漉的头发,打了个寒战就转身而去。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茫茫雨帘中,我的眼中也下起了蒙蒙细雨……

我回到宿舍坐下品尝,只觉那香滑的白米粥从口腔缓缓地滑入肚子里,令我浑身温暖。从心底漾出一股别样的清甜,那是始终不减的母爱味道。

后来上大学,我到外地读书,就很难再吃到母亲熬的白米粥了。虽然在食堂也能吃到类似的粥,但味道和口感都和母亲做的完全不同。

再后来,我工作、结婚,为人妻,为人母,也尝试着像母亲那样熬白米粥,但每次都不尽如人意,最后只好向远在故乡的母亲请教。“在米下锅前,要先用冷水浸泡,使米粒膨胀开来,这样熬出来的粥口感才好。水开再下米不容易糊底,熬出的粥更黏稠。还有大小火的转换也很关键……”母亲在电话里详细地说。

此时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那承载了我年少记忆的白米粥里竟饱含了母亲如此细腻的爱。虽然岁月一去不返,但美好的回忆依旧会在心底永驻,就如我脑海中那从未忘却的母亲的白米粥。

## 往事悠悠

□杨瑞芳

吃过晚饭和老公去小区外面散步,走过十字路口时,在我们社区旁的广场上,正在演露天电影。我们快步走了过去,已经开演了一会儿,看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此情此景,儿时看露天电影那热闹欢快的场景浮现在眼前……

20世纪70年代,看露天电影成为我们这些孩子日夜期盼的事情,每次演电影就像过节一样,热闹非凡。

那个年代,露天电影就是一场四乡八邻的民众聚会,那场面一点儿也不亚于农村的年集。只要有露天电影,无论是夏日炎热难耐,还是冬天严寒刺骨,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都会扛着长椅短凳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,还有不少要走十几里路才能赶来的乡亲。电影场上人挨着人,把场里场外挤得水泄不通,看露天电影成为那个年代一道不可多得的文化娱乐大餐。

记得有一次,在离我们村七八里山路的村子放映《铁道游击队》,堂兄带着我和姐姐、弟弟及小伙伴们一路奔跑,到了放映场还是晚了,电影已经开演。我们找不到位置,大队部的操场上人山人海,没有我们的栖身之地。无奈之下,我们就绕到银幕背后去,看“反过来的电影”。银幕背面,人物影像都是反的,

连打的字幕也是反的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,只要能听到电影里人物讲的话,看到电影里人物影像就足够了,至于影像反不反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想来,坐在银幕的背后看电影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有时遇上刮风,银幕被风刮起,电影中的人都变形了,即使这样,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看电影的热情。

那时候,看一场露天电影可不像现在看电影那么浪漫。夏天要受蚊虫的叮咬,冬天要忍受刺骨的寒冷,倘若遇到恶劣天气,还可能被淋成落汤鸡,但无论怎样,都阻挡不了我们看电影的脚步。

因为那时文化生活贫乏,不管在哪个村,路有多远,只要有电影放映,不管一部影片重复放映了多少遍,都会有大量的观众,人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电影里的许多经典台词、主题歌,人们都烂熟于心,如《英雄儿女》中“我是王成,向我开炮”,《董存瑞》中“为了新中国前进”。

露天电影对于相恋的青年男女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机缘,小伙子姑娘们常常会借看电影的机会,寻找美好的姻缘,四叔和四婶儿就是因为看电影走到了一起。

如今,露天电影已离我们渐行渐远,现在的孩子一定不知道银幕背面也能看电影吧?它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带给人们无限欢愉的记忆将永不磨灭,永留在一代人的心中。

## 远去的粮食加工厂

□王师

看到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,不禁让我想起儿时村里的粮食加工厂,想起了粮食加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和工人师傅忙碌的背影……

我们村的粮食加工厂,一排四间屋子,这是乡间少有的砖墙瓦房。由于灰尘太大,屋顶的黑瓦与红砖墙面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,早已看不出砖瓦的本色了。那时全大队8个村仅有这一个粮食加工厂,民以食为天,其他村的人要想把稻谷加工成大米,必须用两个箩筐挑着稻谷前来加工,若是人多还得排队。

粮食加工厂内有3台机器,其中一台是稻谷脱壳机,这台机器最忙碌。我们这里主产水稻,吃的是大米饭,所以加工厂内数它最忙,动力强劲的电动机通过厚实的皮带带动稻谷脱壳机转动,皮带上发出“啪嗒、啪嗒”的巨大声音。脱壳机上面有个方形的铁皮漏斗,开机后那个姓宫的师傅很轻松地举起一箩筐稻谷,将稻谷徐徐倒入脱壳机的漏斗内。接着他在漏斗下面一番操作,机子背面的小口就开始出米了,这是粗加工,米中还夹杂着少量的稻谷和脱了一半壳的米粒,还需要进行二次加工。脱壳机前面出来的是粗糠,这种粗糠牲畜都不愿意吃,太粗糙了,只能冬天放在火坛里做烘火的燃料。侧面小口出来的是细糠,是家里喂牲畜的主要饲料。

记忆中的宫师傅身材高大,忙碌得一刻不停,逢到女人、老人或孩子来加工稻谷,把整箩筐稻谷倒进漏斗的重活都承包了。他个子大、力气大、脾气也大。特别是在称稻谷和麦子重量时,谁要是耍滑头少交费,宫师傅会立刻翻脸,一边撸起袖子一边瞪着眼睛骂人。加工厂的收费是要交给大队部的,宫师傅是个注重集体利益的人,宁可自己吃亏,也不让集体利益受损,虽然得罪了不少人,但大多数人还是很敬佩他的。

在面粉机前加工麦子的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,头上戴着防灰尘的帽子,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,眼镜左边的一条腿儿用黑色的胶布缠着。他姓滕,说话慢条斯理,随和而又认真。滕师傅说话慢,动作也慢,与宫师傅风风火火的性格截然相反。面粉机的灰尘更大,机器是立式的,上面有个圆形的漏斗,麦子先倒进筛斗里,然后滕师傅再将筛斗里的麦子举起来放进面粉机的漏斗里。机器开动以后,底下出口出的是麦麸,面粉则是通过强劲的鼓风机吹到一个白色布质通道口,加工的人拿着布口袋在通道口接着面粉。

面粉机的东边是一台加工草料的机器,主要是将花生秧、稻草、高粱秆、水草粉碎,粉碎后的草料用来喂牲畜。

每天上下班前,滕师傅总要把厂房细细扫一遍,将散落在地上的米糠、米粒及麦麸归拢在一起,然后拿出一沓收据和一个旧算盘,噼里啪啦地打上一会儿,再拿出抽屉里的毛票和分币清点一番,这才锁上门下班。

看着滕师傅那佝偻的背影,任谁也无法想象他曾经是一名新四军指导员。

夕阳下滕师傅越走越远,身影也越来越小。改革开放后,随着各类民营粮食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滕师傅、宫师傅和他们的粮食加工厂一起消失在岁月的车轮里。